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毛氏傳卷三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　熷

謄録監生臣趙位堂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毛氏傳卷三十三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定公公名宋襄公子昭公弟也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

此時公未即位當書昭三十三年至六月即位始稱元年此即書元年者要是即位後改稱之以一年不可有二君也史例也

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左公穀皆以春王作一節三月以下又一節誤矣今校經文本改正

春王連三月為文此是舊例以正月二月無事至三月始有事而書之無有以春王二字為文三月又為文者三傳本皆截春王二字以為定公不得正其始故無正月則自隱三年始凡春王二月春王三月有春王而無正月者皆宜截斷二字另作節矣且其所云無正月者非謂春王下無正月二字謂全無春王

正月四字也春秋十二公凡元年俱有正月以新君改元無事亦書故隱莊閔僖四公不書即位且無他事可書亦必空書春王正月四字而此獨無有故曰無正月則定公此時尚未為君雖昭公之喪已至壞隤而公子宋未先入仍未知新君為誰而謂定公此時得空書正月乎當正始乎若謂定公為意如所立即不正始則宣公為東門襄仲所立獨正始而書正月何也總之昭公死非其所定公立不以正在夫子

直書其事而其義自在如必以此為狡獪則按之全經而無一驗者與其不驗而廢其說何如按經而存其義之為得當也

前年冬晉士彌牟定城成周之令至是城之時士鞅新代魏舒涖政已栽版築矣宋仲幾宋大夫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屬國為宋代役薛宰曰宋為不道絕我小國于周而以我適楚故常從宋若復舊職我將承王官不暇而尚役于諸侯乎仲幾曰三代非舊矣薛焉得有

舊若云職則役宋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為政者新子縱忘之山川鬼神忘之乎士彌牟怒謂韓簡子曰言士鞅新代為政不知舊事子姑受功俟吾歸故府考之仲幾曰薛徵于人宋徵于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乃執仲幾以歸既而歸諸京師若其城役則三旬畢功而孟懿子亦與焉但據傳晉先執仲幾歸晉而後歸京師經不書歸晉為晉諱也戍不受功則涖政者得而執之胡氏謂當執以司冦不當自執

則士彌年定役令時但曰授諸侯之師未聞屬司寇也祇不即歸京師而先歸晉則稍自專耳故諱之然諱之即予之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告于廟故書至即位者行即位禮也據傳叔孫成子昭子之子迎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感子家子從公之言欲以為卿使叔孫道己意子家子故不見叔孫且故誤會哭之期易幾而哭惟恐聞季孫語也叔孫乃使人

傳季孫命謂公衍公為皆昭公子實使羣臣不得事君公子務人與公若謀去季氏即公為也黨得公子宋昭公弟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若季氏之願則願與子從政立子家後子家羈公孫歸父之子也歸父為季孫所逐子家羈紹之然未立為族故未有後子家歸父之字凡從公出而可以入者惟子是聽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何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貌者禮也禮當從君出冠而出者行可也與季為冠者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昭公不知入故當去喪

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出奔）子家子與焉然後公喪始告至而定公即位

按癸亥喪至越五日戊辰而後即位者王制天子十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自癸亥至戊辰剛五日當殯矣古凡即位必受命于殯行奠殯之禮如顧命三宿三咤授同拜命然後出而即位此諸侯殯禮與嗣君即位之禮俱如是者雖公喪自外來亦無異制祇嗣君遭喪即位原在死後奠殯之頃至踰年改元則于

朝正後又再行即位之禮以示更始而今則喪既逾年元亦旋改則但以遭喪即位之禮兼改元即位之禮一如篡弒之後之不再行者此亦事勢使然而並無義例于其間也考諸干支合諸禮制無容臆說矣乃公穀不知何據謂正棺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夫周制殯西階無正棺兩楹間者惟喪大記君甍之禮既小斂男女奉尸夷于堂將由大斂而遷之于西然此在未殯前之禮且小斂三日非五日于禮不合又雜

記云諸侯行而死歸至于廟門遂入適所殯夫謂適所殯者謂適西階上舊所當殯之地也若兩楹之間是殷人殯處非所殯矣及鄭氏註禮依違公穀說謂外來之喪不忍其遠不復以賓禮視之故變西階為兩楹此以調停議禮者然考之他書實未有此說也至胡氏謂周書顧命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太保即于是日迎康王于南門之外入室宅憂為天下主今癸亥喪至戊辰即位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如

此則公子宋先入在喪至壞隤之時此即四月乙丑迎康王以宅憂之先事也若康王即位則自乙丑至丁卯越三日作册自丁卯至癸酉越七日即位凡十日是天子十日而殯殯而即位諸侯五日而殯殯而即位其于禮未有過也今以迎入宅憂之日誤認為新君即位之日書丈干支歴歴可數猶謬戾至此况其他矣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在外歸故八月乃葬

季孫使役如闞（先公墓地）將溝焉（溝分之）榮駕鵞（魯大夫）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旌已不臣）乃止又問榮駕鵞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伸明已不臣）乃止遂塟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溝合之）

九月大雩

立煬宮

煬公魯先公伯禽之子考公之弟也其宮祧久矣今

惄立者徐仲山日記云煬公繼世兄弟相禪明立公
子宋之為世法也若謂昭公出時季孫每禱于煬公
故立之則先公多矣何取乎煬而禱之謬哉
冬十月隕霜殺菽
八月霜未降而殺物記異也
二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雉門者公宮之南門兩觀者雙闕也天子諸侯以臺為門築土為兩臺而架門其間謂之臺門又謂之闕其又稱觀者以兩闕懸象使人觀之謂之觀也災者天火也胡氏襲公穀之説謂雉門為天子五門之一子家駒以設兩觀為僭天子禮制災而復作春秋所以譏也按天子五門為臯庫雉應路五名然諸侯亦有之故明堂位云庫門天子之臯門雉門天子之應門言諸侯之庫雉二門即是天子之臯應二門非謂

此天子之門諸侯不宜有也詩太王遷岐立臯門應門家語衛莊公反國繹祭于庫門之内史記魯煬公築茅闕門即雉門也檀弓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是以禮器云天子諸侯有臺門此以髙為貴者也郊特牲以臺門為大夫僭諸侯未聞謂諸侯僭天子者公穀妄說也若子家駒說亦出自公羊一人之言他書並無見者子家駒即子家羈亦公羊變文

秋楚人伐吳

吳人使舒鳩誘楚師而潛師于巢以伐之敗楚囊瓦之師于豫章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公即位朝晉也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公作枝公即位修好也拔即邾魯地

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晉人乘城成周之後假王命以伐楚故以劉子為之首劉子者傳稱劉文公王官伯也先是蔡侯有兩裘

一獻于楚昭王唐成公有兩肅爽馬亦一獻于昭王楚令尹囊瓦欲併得其一止兩君于楚三年不使歸必使併獻而後歸之故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大夫之子為質而請伐楚至是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乃辭蔡侯故合王人并十八國諸侯興師而但書侵楚以其不終伐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姓公作歸後同

沈人不會召陵晉人于會後使蔡伐之遂滅沈而執殺其君其曰以歸者歸于會也殺之晉殺之也故下復書盟以終會之事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公作浩油左與上文連作一節）

諸侯先會而後盟故前列諸國之目則後以諸侯二字總概之此書例也名陵之會諸侯謀伐楚而不終伐則但為盟以終之此諸侯二字即十八國也其不稱劉子者以劉子有封爵雖王官實諸侯也胡氏不

識例不讀經兼不曉事于前蔡滅沈責蔡侯之殺沈子此盟諸侯責定公之為意如所立而求盟諸侯以固其位夫蔡侯能殺沈子定公能盟諸侯乎此不曉事也書例前不列諸國單書諸侯則為特會文十七年諸侯會于扈是也前既列諸國則後書諸侯即是前會僖五年公及列國會首止諸侯盟于首止是也今名陵有前會矣此不識例也經書公會劉子及列國侵楚既書滅沈又既書盟皐鼬然後書公至自會

則此一書盟實并前會與後之至會而合書之而謂

此會是公事是不讀經也

杞伯成卒于會成公作戊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許每遷必書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即劉文公蚠也以出會故書之

楚杞悼公

楚人圍蔡蔡滅沈故楚圍之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圉公作圄

楚劉文公

以同會故會楚書之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柏舉公作柏莒楚地

蔡侯以子元質晉而請伐楚召陵之會未及侵楚而

楚師已圍蔡矣然且晉第伐戎仍不救蔡蔡侯乃又出子乾幷大夫之子為質于吳而請伐楚吳為之興師蔡侯與唐侯從焉大敗楚師于柏舉囊瓦奔鄭是此舉蔡實為之故經特書蔡侯以之以者主在蔡也夫如是而名陵之會皐鼬之盟蔡之滅沈楚之圍蔡通讀之而吳晉楚蔡之是非可指掌矣故曰春秋非斷爛也

庚辰吳入郢公作楚左合上文為一節

吳師從之五戰而入郢先是郟敖之弒楚靈王殺太宰伯州犂而其孫嚭奔吳為吳太宰（事在昭元年楚子麇卒左傳以為昭二十七年郤宛黨出奔誤）及平王娶太子建妻少師費無極譖太子于王且言其傅伍奢共謀為叛王乃執伍奢且召其子尚並殺之而少子伍員奔吳與嚭同事闔廬謀伐楚至是楚子奔隨吳伐隨隨不肯下申包胥者伍員友也當員奔時遇申包胥于途謂曰我必亡楚申包胥曰子亡之我必興之至是奔秦依庭牆而哭七日

秦哀公為之出師大敗夫槩王吳王弟于沂又敗于麇又敗于公壻之谿楚子還郢

據傳吳入郢時以班處宮謂以班次尊卑分處王與大夫之宮室葢言行所也故吳王子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以王弟奪其宮居之是時楚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不讓則不和不和則吳師必亂謂其爭班次以奪宮室故其亂可乘也今公穀道聽誤以宮為室且誤以室為妻謂吳不稱子夷狄之也夷狄奈

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葢妻楚王之母也而胡氏遂謂乗亂肆淫黜而不子夫楚王不知其有母與否然當其奔隨時急取其妹季芊與畀我（二妹名）以出則在王之宫無不奔者未有舍其母而獨取其妹者也若大夫之挈室以奔則傳有藍尹亹涉其帑語國語亦云見藍尹載其孥即有偶為俘虜如葉公子高之弟后臧從其母于吳及聞楚子復國即棄母而歸葉公惡其不義見后臧未嘗一正視之其嚴惡

如此自公穀有妻楚王毋撻平王墓之文而後之為小說家者擴其邪說依類增長無所不至此禍經之文不可不察也若夫前書吳子此又去子字者史文有詳略並無義例此與成二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例同公穀胡氏俱非也

五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三公作正

夏歸粟于蔡策書未詳

蔡饑而我周之亦不可解杜氏曰蔡為楚所圍故歸之粟則圍蔡在四年秋于此不合若公穀謂諸侯歸之則此時蔡方從楚而諸侯肯歸之乎且但書歸而不書所歸之國與人皆本國書例而此又妄言之故曰不曉事不識例此又其一也

於越入吳

於越越名也入吳者以吳在楚而乘間以入之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此無貶詞貶不在此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舍之子成子也子州仇嗣為大夫是為武叔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速公作遬後同

許與鄭為終始此秉楚敗而滅之然滅其師仍不滅其國觀哀元年經書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可見

二月公侵鄭

此晉令也周儋翩子朝黨因鄭以作亂鄭為之取胥靡故晉使魯伐之是時取匡鄭邑不書以歸之晉也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據傳季桓子如晉獻鄭俘并報晉君聘也禮凡君聘必夫人同之然祇遣一使報聘亦然今陽虎欲尊晉且欲詘辱三桓故特遣孟懿子報晉夫人之聘雖兩使而實一禮故並書之當是時陽虎之執國政如此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宋使樂祁犂如晉晉趙鞅逆而飲之酒于緜上范鞅惡其主趙氏也言于晉侯以不致使而私飲酒為罪遂執之然則晉卿之分國而爭大如此

冬城中城 懼晉也中城見文九年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何忌無何字闕文

鄆貳于齊季孟圍之齊人乃歸鄆陽關陽虎居之

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衛地

晉伯已衰諸侯始特盟于是齊侯貳晉與鄭伯盟衛地而徵會于衛名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衛侯聞齊名思欲叛晉諸大夫不可衛侯乃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陽執結以侵我使諸大夫知

所畏遂執結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公作沙澤

衛乃與齊盟而陰以結之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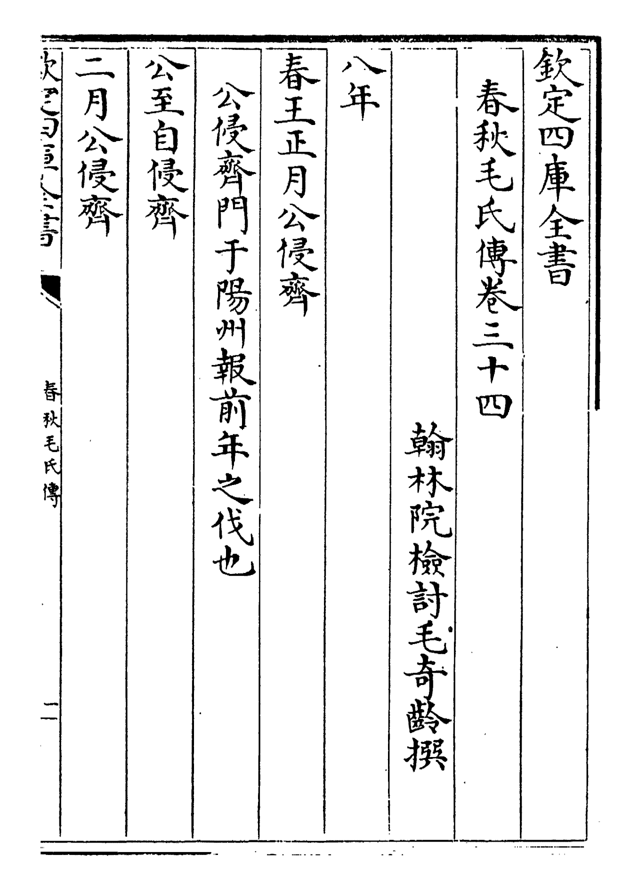
齊以叛晉故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處父孟氏家臣將宵入齊師齊設伏以待之處父謂虎曰汝不知禍吾殺汝矣苫夷季氏家臣謂虎將陷二子季孟于難吾必殺虎虎懼御二子還得不敗然則陪臣之互

執國政各能相制又如此

九月大雩

冬十月

春秋毛氏傳卷三十三



春秋毛氏傳卷三十四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侵齊門于陽州報前年之伐也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前侵未得志故又侵之

三月公至自侵齊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之未至境即還

公會晉師于瓦

公乃迎晉師會之其不言救我者以未嘗救我也一

若不知其會之者之何事也此丈例也瓦衛地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士公作趙

晉師自瓦還將欲就衛侯而盟于鄟澤趙鞅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葢惡其叛晉而思辱之也涉佗成何二晉大夫名曰我能盟之禮凡諸侯盟必使小國執牛耳而大國涖之葢司割耳取血之事皆卑者職也今衛人請晉執牛耳以為君與大夫敵當大夫執之成何

不肯曰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及歃涉佗捘衛侯之手而血及于捥衛侯怒王孫賈曰盟以爲禮也不以禮叛之已耳遂叛晉不盟晉人請改盟不許士鞅乃會成桓公謂鄭曾伐周闕外當報之因邀之同侵鄭蟲牢而遂及于衛葢欲假王師以討鄭衛之貳于晉也經不書不予其假也

楚曹靖公

九月楚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晉又令我伐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衛地

重結之

從祀先公

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文二年文公躋僖公于閔公之上是為逆祀今定公刋前之失因而順之據傳

季寤桓子弟公鉏極季族公山不狃費宰皆不得志于季氏

與叔孫輒叔孫志五人同因陽虎欲去三桓將以季寤代季氏叔孫輒代叔孫氏陽虎代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遂于僖廟審諦昭穆之禮而改正之以明己之去三桓者欲强公室為順非為逆也但叛臣變制不書所自此必假定公之命而為之者蓋宗廟大典未有君大夫不知而一二叛臣可陰相移易者也特予考全經似有未嘗移易者哀三年書桓宮僖宮災夫祧廟昭穆與太廟同桓莊閔僖則必閔從

桓而僖從莊此順祀也若桓莊僖閔則將僖從桓而
閔從莊便為逆祀今桓宮災而即及僖宮則僖從桓
矣此逆祀矣哀尚逆祀而謂定年已順祀于理未通
既而思之傳書司鐸宮火火踰公宮然後桓宮僖宮
災則火本踰越桓宮在昭踰而及僖宮之穆相對踰
火事未可知胡氏據蜀人馮山之說謂昭公之主未
得入廟至陽虎始入之如昭公塋闕在墓道南至孔
子為司寇始溝合兆域一類葢欲暴季孫之惡而為

之者其說未嘗不可聽特其所謂先公者指昭公乎指羣公乎昭公不得稱先公如錫桓公命吉禘莊公作僖公主禘祀襄公凡後君之于前君經傳有專稱也且從祀者配饗之謂也國有大祭得祔主而配饗之謂之從祀如盤庚兹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豈有昭公而相從配食如大享之祭功臣者若先公為羣公則從祀為誰不明指何公從祀而徒言從祀誰則從之此不特春秋無是文即他書亦無是

文也況定立已八年豈有太廟無禰廟者夫子為司寇但溝墓道未嘗無昭墓也經既書葬我君昭公則卒哭祔廟皆葬時一時之事春秋恒例但書葬而諸禮皆具是昭公入廟即在昭公書葬時已有明文焉山妄說也張南士曰古人以順而逆者曰從而逆故從作順解

盜竊寶玉大弓

盜者陽虎也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成王分魯公之物也經凡書盜皆不著名氏以為此盜

焉耳但陽虎以家臣而謀弑季氏此國家大變經反不書祇詳書此二物之失得以了其事似失輕重惟徐仲山日記曰蒲圃之駕陽關之叛全無厚繫萬萬不得同陽州之一遜獨此世守重器有國興喪皆視之誠所謂改玉改步得步得玉者故夫子三致意焉此真善于言春秋者葢亦以二物失得即叛臣成敗一始終也據傳陽虎以壬辰日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乃約都邑之車以癸巳日至成邑宰公斂處父

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
然則亂也盍備之與孟孫以壬辰為期至期陽虎前
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虎從弟殿將如
蒲圃桓子乘間語林楚盍欲其脱己于難而林楚難
之曰陽虎為政魯國服焉徒死而已何益于主桓子
曰能以我適孟氏乎楚許之時孟氏選圉人之壯者
三百人駕言築室于門外楚乃怒其馬騁之入孟氏
門陽越射楚不中築者乃闔門而自門間射陽越殺

之陽虎刼公與叔孫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外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脫甲如公宫取寳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公斂處父請追之孟孫弗許陽虎乃入讙陽關以叛

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蠆公作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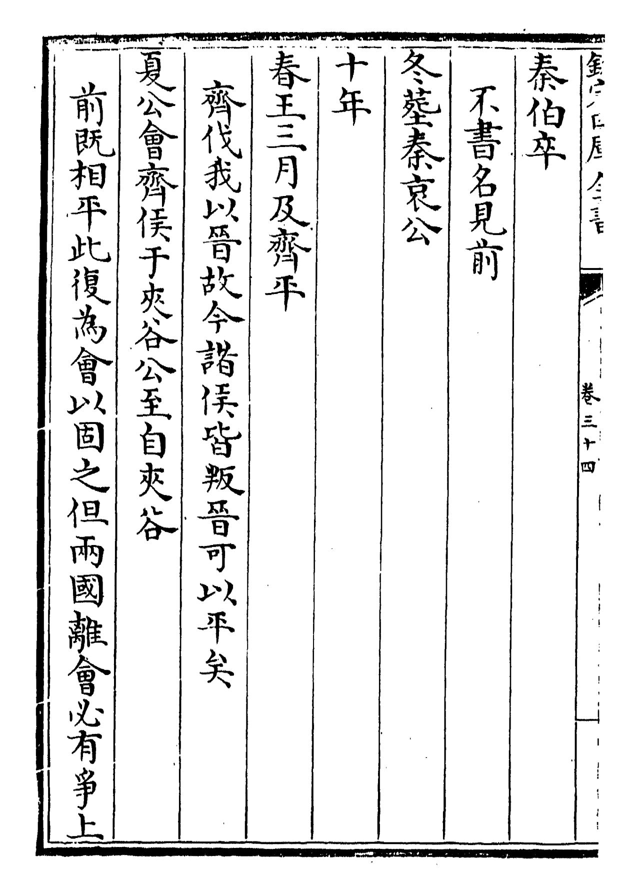
得寶玉大弓

陽虎歸寶玉大弓于魯魯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犯之而出奔齊請伐魯齊侯將許之鮑文子不可去而奔晉適趙氏主趙簡子焉

六月楚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齊伐晉夷儀次于五氏晉師千乘在中牟衛侯亦如五氏以助之其不書伐晉者以不終伐也五氏晉地



秦伯卒

不書名見前

冬葬秦哀公

十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

齊伐我以晉故今諸侯皆叛晉可以平矣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前既相平此復為會以固之但兩國離會必有爭上

于其間且侵伐甫息懐猜不少故齊用犂彌之計使萊人以兵刼公一如莊十三年柯之盟魯人用曹沫以刼齊桓者此亦春秋戰國間習事也但其用萊人者萊為東夷禹貢所稱萊夷以齊曾滅萊俘之故使之乘間行刼以出不意惟恐齊備兵則魯亦得以備兵相抵持也乃孔子相定公赴會即先具兵士一見萊人遽奉公退避而使士以兵擊之然後曰兩君合好而使裔夷之俘得援兵以亂其間非所以令諸侯

也夫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而遽辟之及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蓋責我以小事大之禮也惟時齊晉迭霸定貢賦之制已久明知非王政而急難更易必此時一相激則重搆怨矣孔子乃不使魯公涖盟令大夫茲無還揖而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而以吾共命者亦如之以是時齊多侵魯田且陽虎以鄆讙奔獻魯

地愈削故使反侵地量地之所出足以當三百乘之賦則亦如所盟益其時中之聖因時酌宜但就事裁處而不折之以王制一如獵較之隨俗然既不激而又不辱所云反經行權者如此故經但書會而不書盟一則公不親盟一則謂盟非我意夫亦不得已而為之不告可也若齊欲饗公孔子又辭之者以盟饗非恒禮非勞則謝如襄王饗晉文于踐土則為勞畀宋公饗晉侯于楚丘則為謝尊其餘盟會後饗列國

大夫皆是相勞之禮今齊具饗禮非勞非謝酬酢之間必多可議不如不饗以全好合故夫子曰夫饗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誠以尊卑之間必有甚難討求者在也此又夫子之經也

晉趙鞅師師圍衛

圍衛報五氏之役也然衛終不成因曰衛之叛晉由涉佗成何見八年趙鞅侵衛傳於是執涉佗以求成于衛衛復不許晉乃殺涉佗而成何奔燕前衛侯次五氏以伐

晉而經不書伐以不終伐也今乃執己大夫殺己大夫以求成而終不得成是尚為能終伐乎然公然書圍衛者曰前不書伐為衛諱伐也曰亦惟衛不伐耳今之書圍者不為晉諱圍也曾有圍人國而執己大夫殺己大夫以求成者乎此文例也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穀田上有之子

前六年鄆人叛而以地獻齊季孫孟孫以圍鄆而齊人歸之至八年陽虎奔齊則鄆讙諸地皆齊有矣故

夫子邀其反地而今又歸之杜氏曰三邑皆在汶水北故又稱汶陽田夾谷之會所云反我汶陽田以此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是時魯政下移陪臣執國命陽虎公山不狃之徒相繼以起而郈宰侯犯即據郈以叛郈者叔孫氏邑也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初圍不克故又圍之郈工師駟赤工師官駟赤名以計出侯犯而納魯師侯犯遂以郈奔齊齊人復致郈于魯而

修好焉

宋樂大心出奔曹

前六年宋使樂祁于晉而晉人執之歸而死于路宋公使右師樂大心迎樂祁尸而大心僞疾不肯行樂祁之子溷告大心將作亂于是宋逐之而大心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公地作池後同

公子地者宋公之弟也有白馬四公朱其尾鬣而予向魋司馬桓魋地怒扶魋奪之魋懼將走公泣之目腫地

母弟辰曰子為君禮不過出境君必止子地乃出奔

而公不之止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公作寉地闕

叔孫州仇如齊

謝致郈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暨字下公穀有宋字

宋公弟辰曰吾勸兄出奔而公不止是吾迋歟也兄也

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遂亦奔陳仲佗仲幾子石彄

褚師叚子皆宋卿其皆奔者左氏曰寵向魋故也

十有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蕭宋邑

夏四月

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大心奔曹在前年今入蕭從叛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叔還叔詣子

魯始叛晉也

十有二年

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災也私家之強皆恃大都以為險而其既也都邑大夫即得起而操私家之柄所謂政逮大夫陪臣執國者封建流弊勢必致此故三

家臧時皆有大都名城叔孫以郈季孫以費孟孫以成而旣則侯犯以郈叛南蒯公山弗狃以費叛公歛處父據成而不肯下是以當時執政先墮三都以暫解尾大之患所云墮者謂毁其城壞其郛夷其阨塞使失所險阻而無可憑也比之治瘍鑿癰剔幕剸截外瘢以固我内衛然而元氣從此亦稍傷矣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策書不詳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仲由為季氏宰謀墮三都郈費叔孫已墮郈矣季氏將墮費費宰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乃入季氏宫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將及臺下時孔子為司冦命大夫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走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不狃與輒奔齊遂墮費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齊公作晉誤

結叛晉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

至是公自墮成成宰公歛處父曰成者魯鄙之保障也若墮成齊人必至北門矣且謂孟孫曰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守之因不克而返按三都惟郈費為大郈費既墮則墮成最易且公親圍之而反不克非不能克也郈費叛而成獨不叛不必克也墮郈費所以

强叔孫季孫墮成適以弱孟孫不當克也郈費于全魯形勢不甚相關而成在北門齊人窺我便及之故前此昭二十六年公出居鄆齊侯假納公之說師即圍成經書公圍成是也是為孟氏事小為魯事大不可克也況既已墮二則一亦可以已矣胡氏謂孔子為司冦而不能墮成以未攝相也然則攝相又不墮何與

公至自圍成

十有三年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諜伐晉也諜伐而不書伐則以其不終伐也然晉自

此亦多事矣

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策書不詳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齊衛之師前既次五氏今又次垂葭而趙鞅患之將遷衛貢五百家之在邯鄲者而歸之晉陽以絶衛親衛貢五百家是服晉時賂趙鞅者左氏謂是十年圍衛時所貢按之並無此事邯鄲大夫趙午惡齊衛之睦謂衛惟恃齊不如先侵齊而然後遷民則邯鄲之受遷有名鞅怒其違已殺午午之親荀寅與士吉射伐趙氏之宫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據傳則趙鞅以避難奔晉陽而經直書叛何也夫晉陽者晉之邑也鞅據為已邑而欲遷民以實之既又視

若敵國而直據而抗本國之師則是晉陽非晉有也

晉陽非晉有叛也趙氏自此欲分晉矣

冬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荀寅下公有及字）

韓魏黨趙氏而惡范氏（即士氏）與中行氏（即荀寅氏）故韓簡子（起之孫）魏襄子（舒之孫）使荀文子（荀躒即知氏）言于晉侯謂晉制始禍者死今范氏中行氏實始禍而獨逐鞅刑不均矣乃伐二氏不克而二子奔衛朝歌衛地不言奔而言入者以引兵而直入之也此韓魏趙與知范

中行黨滅之漸也

晉趙鞅歸于晉

韓魏復以趙氏請乃歸之盟于公宮夫晉陽即晉也而書歸于晉一似晉陽為敵國者曰此以晉陽予趙也丈例也

薛弒其君比策書未詳

十有四年

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衛公穀作晉

公叔戌者公叔文子之子也衛侯忌其富且為夫人南子所惡因來奔趙陽者戌之黨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二公作三孫公作子牂公作牄

頓與胡楚屬國也昭三年楚為申之會伐吳執齊慶封皆有頓子胡子至五年帥頓子伐吳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六國之師亦以頓子胡子為首是頓子胡子世屬楚者至定四年晉定公糾十八國諸

侯為召陵之會將以伐楚頓子胡子始與陳蔡滕許並歸于晉乃楚未得伐而頓與胡則為所誤矣今年滅頓十五年滅胡而晉陽之甲能集方城之下否春秋書頓滅又書胡滅益傷晉伯之流毒遠也

夏衛北宫結來奔

公叔戌之黨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檇作醉左公穀皆以吳子光卒別作一節

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靈姑浮越大夫以戈擊闔廬斬

其將指足大指而取其屨師敗而卒其子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曰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謀救范中行氏也時晉人圍朝歌故謀救之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謀范氏也

天子使石尚來歸脤

石尚者石氏而尚名天子之士也例元士中士皆稱名脤者祭肉盛以蜃器故名脤周禮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葢賜同姓諸侯者本定禮而閒行故行必書之舊例謂恒禮不書書即于禮有可議故何休云魯不助祭不當歸脤此强以非禮釋例例不若是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侯為夫人南子名宋朝以南子宋女子朝宋公子故召會之然非禮矣太

子蒯聵獻盂邑于齊過宋聽宋人請詞而恥之謂戲陽速曰從我朝少君我顧乃殺之既而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殺我公執其手以登臺

太子奔宋

衛公孟彄出奔鄭

蒯聵黨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不知何故辰獨來奔事見十年十一年

大蒐于比蒲
邾子來會公
杜氏曰來會者會公于比蒲也以不用朝禮故祇書會按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彼亦就會見公者然彼行朝禮故曰朝與此不同
城莒父及霄
公以叛晉兼謀范氏故懼而城之此年無冬字闕文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

邾子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見前年滅頓傳

夏五月辛亥郊

周五月為夏三月孟春祈穀之祭不得過分三月則過分矣故杜氏曰過也非禮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

高寢宮名

鄭罕達帥師伐宋罕公作軒誤案書未詳

據傳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杜氏曰罕達子齹之子老丘宋地而其事則云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見哀十三年按宋公子地事始于定十年經書宋公子地出奔陳然奔陳非奔鄭也即其後公子辰仲佗石彄又奔陳而自陳入蕭然亦

入蕭非入鄭也且哀十二年宋向巢伐鄭傳祇云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向巢伐鄭殺元公之孫則奔鄭雖可據然而公子地公子辰皆元公之子景公之弟非元公孫且與平族無涉似乎兩事不相合者但春秋策書詳于晉楚而略于他國此必公子地入蕭之後公子辰來奔之前別有奔鄭文而傳略之也又必公子地奔鄭時或攜其子並奔而向巢殺之故曰元公之孫策書又闕之也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公作蘧蒢

齊衛救朝歌而次以待之策書誤

邾子來奔喪

諸侯無奔喪者非禮也說見前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定姒是定公之妾而姒姓者其為哀母與否傳無明文然即是哀母此時遭喪即位而先君未葬子不成君其母不當以夫人赴于列國因不行赴告無夫人

小君之稱禮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無會葬者非禮也說見前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此與宣八年葬敬嬴禮同

辛巳葬定姒 杜氏謂史失書月按辛巳是十月三日

定姒卒距公薨六十日今姒葬辛巳距公葬丁巳裁

二十五日夫人不必盈五月也若曽子問謂壄先輕後重則冝先妣壄矣此戰國言禮與春秋剌謬處而胡氏翻引為証豈辛巳先于丁巳耶不可解

冬城漆

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今城之

春秋毛氏傳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毛氏傳卷三十五 三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𤩽

謄錄監生臣趙位堂

春秋毛氏傳卷三十五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哀公公名蔣定公子在位二十七年至十四年春而春秋終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定四年蔡侯請晉師伐楚盟于名陵既而以吳師入

楚敗于柏舉楚怨深矣至是楚圍蔡築壘而屯之以示必拔蔡人出降楚人使遷國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若隨許皆楚屬國僖二十年楚人伐隨見于經柏舉之役楚子奔隨見于傳許則定六年為鄭所滅今見經以不絶其國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穀郊牛下有角字

祈穀之祭在春三月建寅之月傳所云啟蟄而郊是也若夏四月為建卯之月其在上辛猶可至中辛恐

涉分氣下辛則春分矣杜氏概以四月為過則焉知不在上旬之辛說固非是若穀梁竟以三月建寅之祭誤作正月建子之祭則以祈穀為報本在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年間並無此祭且又不曉卜日之法誤以一旬一卜作一月一卜謂上辛是正月之辛中辛是二月之辛下辛是三月之辛不特祈穀之祭不得過分世定無三月祭圜丘者此皆漢儒明堂位成王賜魯重祭孔子魯之郊禘非禮一嘆沿誤至今而

穀梁以秦漢間人并造為法制以附會之宜乎周禮之無可考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齊衛之伐晉久矣初次五氏既次垂葭皆興師侵地而不終伐及趙鞅殺邯鄲午後午之子趙稷據邯鄲以叛晉侯衛侯又為之助邯鄲以圍五鹿至是則以救范中行氏于朝歌重為興師而魯亦與焉齊侯乃與衛侯先會乾侯然後魯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

同時伐晉取棘蒲魯師不書若杜氏曰非公命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篆書未詳〉

定公之甍邾子來奔喪至改元而遽伐之何耶然且不惟伐之又從而取其田不惟取田更與之盟之而要其必得此何說也故曰春秋雖魯史實晉楚史也魯史至定哀之間尚多未備而晉楚未有闕也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然則三史並行在戰國猶知之矣

二年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策書未詳

襄十九年經書取邾田自漷水謂邾還所侵魯地也則漷田原是魯地但其地以漷為界今田在漷東則踰漷矣要是魯新取邾地非舊漷田耳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策書未詳

三家同伐邾同取邾田而盟無季孫服虔曰季先歸

也穀梁曰二家得田季不得田也胡氏曰昭公伐意如而叔孫救之陽虎囚桓子而孟孫氏又救之季德二家因以田歸二家也譬之說夢夢尚未明而進說者縷縷焉豈非艾子耶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定十四年衛蒯聵既奔宋矣然奔宋非奔晉也晉趙

鞅怨衛靈之助范中行而救朝歌入棘蒲也未有以報之聞衛人立蒯聵之子輒而蒯聵在外思藉納君為伐喪之舉因用陽虎計搆世子而强納之乘初喪未塟宵夜兼行使太子袒絻八人衰經詐為衛之迎太子者入戚而哭啟其門而入遂據之是役也人第知世子大逆稱兵犯喪而不知趙鞅實為之故經直書曰趙鞅帥師師葢深惡夫趙鞅之帥師也

據公羊謂戚者衛之邑也何以不言入于衛父有子

子不得有父也謂父得有子而廢其子子不得有父之所有而據其地也則蹟之入戚信有罪矣若穀梁納者内弗受也何以弗受輙不受之父而受之王父若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得尊王父也似乎尊王父而拒父輙可無罪而又不然者則以輙未嘗受王父命也按蒯聵奔後靈公欲立公子郢而郢辭之及卒夫人又假以公命立郢郢又辭之乃曰有亡人之子輙在然後立輙則是公所命者郢也非輙也輙所受

命者夫人也非公也非公則所云受之王父者有閒矣穀梁非是也說見後三年圍戚傳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范氏在朝歌而齊人輸粟鄭罕達與駟弘帥師送之趙鞅以入戚之役遇于鐵鐵者戚城南邑也是時晉車少鞅欲退陽虎請以旆先鄭師之車而陳之鄭師從後見吾車不辨其寡多也而見吾貌必懼懼則敗

之必矣鞅卜戰龜焦鞅乃禱于神而誓于衆衛太子初懼自投于車下既而禱于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昭考靈公此四字出國語然按檀弓公叔文子之子告靈公曰將葬矣請易其名即左傳楚共王謂將從先君于禰廟請謚靈若厲則以既葬始作主定謚以便祔廟今衛侯未葬不知何以得稱靈公皆不可解鄭人擊趙鞅中肩踣于車中獲其蠭旗衛太子救之以戈既而鄭師敗獲齊粟千車以去

冬十月葬衛靈公七月而葬緩以蒯聵亂故也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蔡畏楚而請遷于吳公子駟不可至是吳以師迎之蔡侯乃告大夫殺公子駟哭而遷墓傳似遷其墓杜氏註似哭于墓而遷不同

三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前年齊輸粟范氏為趙鞅入戚之師所敗故此又同衛圍戚以報之總是藉他國之爭以釋己私怨故趙鞅帥師與國夏帥師同一書法亦同一義例無低昂

也特在春秋戰國間多有是國夏而非趙鞅者蒯聵之爭國其在于父為不孝其在于子為不慈不孝不慈趙鞅實主之其罪固不待言矣若國夏之師則公羊曰伯討也伯討奈何輒者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為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為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矣輒可立則蒯聵可拒以王父命辭父命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是父之得行乎子也（王父亦父之父也）以王事辭家事（立君是家事）不以家事辭王事（讓父是家事）是上之得行

乎下也父命行于子君命行于下夫然後方伯之討得行于世當是時衛人執是以立說而人多信之即聖門高賢如子貢子路輩亦以輒為是而或仕之或依之且有以夫子為衛君為問者以為夫子必與輒也殊不知事求其實雖名也而實主之必王父有命而可辭父命乃夷考當日靈公兩命郢南子一命郢皆非輒也輒之得立出于子郢之一言而成于南子遭喪之一刻故夫子欲正名正欲核其受命不受命

之實以正其辭王父與辭父之名此一審辨而瞭然者若晉江熙謂靈公不廢蒯聵若廢則不當稱世子矣則靈公明曰余無子未嘗仍以為世子也且不廢而何以命郢特立輒之命靈公無有則圍戚拒父其師出之名所當正耳詳見予論語稽求篇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桓宮僖宮者桓公僖公之宮也桓僖已祧而尚有宮

者遷廟也遷廟而稱宮以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則稱宮也杜氏不知廟制謂桓僖親盡而廟未毀而服虔遂云季氏出桓公又為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夫桓僖親未盡時其廟即五廟之廟也親盡則但祧其主而並不毀廟蓋七廟五廟並無毀之之例乃公羊則云毀而復立其云毀固不通若云復立則春秋立廟必書如立武宮立煬宮類未有新立一廟而經不書者且從祀先公有閔公矣祇立桓僖廟則

安得有閔且未聞季氏又爲閔所立也葢古有遷廟在五廟七廟之外曾子問古者行師與巡狩必載遷廟之主以行以七廟不可使主虛也則七廟祀親主遷廟祀祧主七廟不可虛主遷廟可虛主明見禮文其又名公宫以一廟而合羣公之宫故筴書曰司鐸宫火火踰公宫桓僖災司鐸火者公所居之宫火也火踰公宫者踰于羣公之宫也惟踰羣公之宫故桓僖兩宫受災則受災者祗桓僖而羣公皆有宫桓僖

僅羣宮之二耳故文王世子云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公宮正指此羣公之宮也即策書所云公宮也適子守太廟是祖廟諸父守貴宮貴室是世室諸子守下宮下室是親廟截然不同若胡氏謂五七廟外不當問功德有無以立廟則又指世室不祧之廟為言豈桓僖又在不祧廟乎且功德立廟自古有之殷之三宗周之文武未嘗非廟制也祇是時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何以必知桓僖此必以桓僖獨有

廟為非禮之故則徐仲山日記云魯兄弟入廟在春秋惟桓僖二公是時定公之主尚未禘祀入廟也乃以煬公為考公之弟先立煬宮以為弟繼兄之証煬者火也火當及二弟廟矣故夫子知之此則善解春秋者必如是不惟兩宮災可驗即立煬宮亦愈可驗耳煬宮弟廟桓僖宮亦弟廟煬宮之立專為定公故定將祔廟而災已見之此超于京房劉向諸公所言

是時南宮敬叔命周人掌周典籍者出周書子服景

伯命宰人出禮書百官官備府庫慎守蒙葺公屋以濡物冒覆之自太廟始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啟公作開備晉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策書未詳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季桓子卒立子肥為季康子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策書未詳

獵為公子駟之子駟前年以蔡遷吳時見殺今又放

其子故者罪遣之名

冬十月癸夘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策書未詳

四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二公作三殺公穀作弑

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在後射之避入于道傍之家而卒翩遂以兩矢守門蔡大夫文之鍇後至衆如牆而進鍇遂殺翩逐其黨公孫辰

而殺公孫姓公孫霍凡死非其所與見殺而不能鑒指其所殺之人則槩書曰盜此死非其所而大夫黨衆翩與辰霍又不審果死誰手則盜而已至若書名書爵書國殺則皆無義例説見前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橐書未詳〉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蠻公作曼

楚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之陰地楚司馬眅起豐析二邑之卒并狄戎以臨上雒且謂陰地之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今保戎蠻是廢盟也請大開武關道以聽師命趙鞅懼乃集九州之戎駕言將分田以予戎蠻而誘致之遂執蠻子赤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楚地晉之卑于事楚且不憚委曲行詐以求說于楚乃如此

城西郛備晉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亳公作蒲亳社有屋故能災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

春城毗公作比又作芘

夏齊侯伐宋策書未詳

晉趙鞅帥師伐衛

晉范中行氏由朝歌奔邯鄲而趙鞅圍之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邯鄲不得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齊國夏乃伐晉取邢任欒鄗逆畤陰人盂壺口八邑而納荀寅于柏人至是鞅又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鞅乃舍之而伐衛遂圍中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杵公作處

齊景公娶燕姬生適子早卒諸子皆未立獨嬖鬻姒

之子荼而未有命也及疾使國惠子夏高昭子張立荼而寘羣公子于萊至是公卒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

冬叔孫還如齊會葬也

閏月葬齊景公葬速

禮喪月數閏如閏月卒則從閏月數起葬月不數閏當除閏數月今既閏月葬則必除閏數之已滿五月而後可以葬按公卒在九月而是冬即葬毋論閏在何月即十二月閏

而除閏計之亦止得四月況是年長歴閏在十一月則三月矣三月而塟不其速乎若公羊謂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為以閏數喪數略也夫喪不數閏而此獨曰數閏已不可解至推其說則曰喪服數閏夫喪服亦不數閏又推之則曰喪服期三年不數閏而大功以下數閏為數略也于是漢晉諸儒皆定為期三年不數閏功緦數閏之說以為律令夫功緦計月期三年計年然其為時日則一也以年計

者不使闕時日而謂計月者可獨闕之固已不通且喪數未嘗畧殺少也服數既少而又從而畧其數則為數何幾故先王制禮但畧多而不畧少如三年之喪期而練再期而祥二十七月而禫而期之喪則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夫三年之禫内數七月而期之禫反外數兩月何也不畧少也故古有稅服謂聞喪之遲服數將滿而追服之也然而大功以下追服倍嚴惟恐月少易盡而畧於闕日故檀

弓曰緦小功不稅則兄弟遠處終于無服是遠處追數猶不敢略而略于正數公羊不知春秋并不知禮而漢後儒者遵為金科不惟春秋亡并禮亦亡真可惜也

六年

春城邿瑕公作葭魯地之近邿者備晉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哀元年陳侯與楚子圍蔡報吳蔡入郢之役故吳又報之時楚救陳師城父經不書見後楚子卒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齊陳乞陽事高國而陰忌之恐其立荼之必得君寵也因與鮑牧及諸大夫謀去二氏以甲入于公宮高張聞之與國夏乘而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乃與高張來奔

叔還會吳于柤（薬書未詳或曰吳名會也）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楚昭王親救陳次于城父卜戰不吉曰戰死耳陳寫我受伐而我棄之而逃讎不如死因命立諸弟為後而赴戰焉及戰疾作卒于城父公子閭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從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乃與子西謀潛師閉塗立昭王之子于國而後班師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公作舍

陳僖子乞之逐高國二氏為廢立地也至是名公子

陽生于魯[前年來奔者]而二氏所奔亦適在魯陽生乃陰見公子鉏[與陽生同來奔者]于南郭駕言重獻馬季孫而與之試之遂並載出萊門密告以故逮夜急行僖子舍于家因饋者而入之公宮將立之盟諸大夫鮑牧醉而往其臣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乘其醉誣之]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孺子荼也景公嘗銜繩為牛使荼牽之荼頓地故折其齒]悼公[陽生]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

必不亡一大夫言己立必不怨鮑子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言己不立不必殺己義則進否則退敢不惟子是從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陳子遂去荼毋鬻姒而殺荼之黨然未及荼也悼公使朱毛告陳子曰器可兩君不可兩也陳子不對既而泣曰君王長矣尚疑臣之不從君乎蓋教以自為也朱毛復命曰君圖之可也乃使毛遷荼于駘未至殺之野幕之下經書陳乞弒其君實弒之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策書未詳

元年伐邾二年取邾田三年又伐之今又伐之

宋向巢帥師伐曹策書未詳

三年宋樂髡伐曹今又伐之

七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策書未詳

定十五年鄭罕達帥師伐宋故宋報之然不詳其事

左氏于罕達之師誤以宋公子地當之前既已辨之

詳矣今又曰宋師侵鄭叛晉故也夫鄭叛晉已久此時非討叛之際且宋自定六年晉人執樂祁犂之後晉宋之好亦已斷絶何緣又承命而為其討叛况彼此侵伐事雖未詳然經文所書則實是鄭先伐而宋報之其後宋鄭之師連歲不已至十年宋公伐鄭趙鞅且欲救鄭而伐宋豈有宋為晉伐鄭而晉反助鄭而惡宋者左氏妄説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五年晉伐衛令又侵之

夏公會吳于鄫 穀作繒

吳來徵會前叔還已會之于柤矣至是公又會于鄫時吳命公以百牢饗之子服景伯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饗我百牢矣且聞晉大夫過魯魯饗之過十夫晉大夫饗過十則吳王百不亦可乎景伯曰吳將亡矣不與必棄疾于我乃與之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前年冬仲孫何忌伐邾矣公又親伐之季康子饗諸大夫而詢其可否子服景伯力言其不可孟孫贊景伯諸大夫皆不悅罷饗而出遂伐邾入之處其公宮衆師晝夜掠以邾隱公歸獻于亳社囚諸負瑕邾大夫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謂夏盟鄫衍（即前會鄫也）秋而背盟違君命矣且魯賦八百乘（晉所定貢賦）君之貳（敵國）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屬國）也以私奉貳（以屬國所賦而奉之敵國）唯君圖之吳從之

宋人圍曹

宋自三年伐曹六年又伐曹今又圍之明年遂滅之

雖不詳其事要之利其地也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宋鄭方惡鄭聞宋之屢伐曹也曰宋之有曹鄭之患

也因救之

春秋毛氏傳卷三十五

春秋毛氏傳卷三十六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前冬圍曹築五邑于其郊曰黍丘曰揖丘曰大城曰鍾曰邘蓋先為邑名焉示必滅也至春遂滅之左氏謂宋師將還曹人止詬之因反兵滅曹似乎以詬致

滅者非實録也若史記又云曹倍宋又倍晉故宋伐曹晉不救遂滅曹而有之此亦襲左氏倍晉奸宋故晉不救諸語然並無實事可據至經書入不書滅則入原有據地不據地兩義入而不據地入之已耳衛師入郕是也入而據其地即是滅秦人入鄀是也此書例也胡氏以為有義例則不然

吳伐我

吳人聽茅夷鴻之言前年遂伐我時叔孫輒公山不狃

在吳定十一年自齊奔吳吳以問輒輒曰魯有名而無實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不狃不狃曰非禮也君子奔不適讎國若未臣所適之國而有伐吾本國者雖還而死之可也且夫人之行也不以私惡棄其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為率向導子必辭及問子洩不狃字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言效死且諸侯將救之矣未可以逞乃使子洩為率子洩故道險從武城入由險道入者使魯可備初武城人有僑田吳界與鄫

人之漚菅者爭水而拘鄫人鄫人怨之至是教吳向武城謂吳人王犯嘗為之宰與澹臺子羽之父善可為內應此王犯嘗是子游論語子游為武城宰得澹臺滅明即子羽也史記子游吳人名言偃言與王字音之轉偃犯同義傳孤偃即孤犯是也之父羨文當時策書多散軼故有沿誤不然豈有一時有兩吳人為武城宰且適與澹臺子羽相善者此其誤無疑也向之必克國人懼既而終不克劉炫謂已克誤見正義乃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又舍于蠶室戰于夷獲魯一車而同車三人皆被獲一公賓庚一公甲叔子一析朱鉏君戰死曰滅大夫戰死曰獲獻于吳子吳子曰同車

而共斃國有死士未可望也（與不狃言合）及次泗上魯大夫微虎欲夜攻吳子乃設格選壯士屬徒七百人使三踊于幕前中選者三百有若與焉（孔子弟子）吳子聞之一夕而三遷乃求行成景伯不許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盟于城下是棄國也諸大夫不從景伯乃負載書造于萊門且願以子服何（即景伯）質于吳吳許之既而曰願以吳王之子姑曹為魯質吳乃請罷質而盟經不書不成

盟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公作僤後同

齊悼公之來奔也在五年　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及即位來迎則女有佚行未敢與也齊侯怒使鮑牧師師伐我取二邑焉

歸邾子益于邾

魯自吳伐後悔其事乃歸邾子而吳反惡之使太宰嚭討邾囚邾子于樓臺而圍之以棘且使邾大夫奉

太子華為政後所稱邾桓公者是也弟吳之怒邾子

亦必有故而傳又失之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前齊取二邑去至是平之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

明來涖盟乃逆季姬歸而嬖之歸二邑焉

九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葉書未詳

據傳鄭罕達之嬖臣許瑕求邑因無邑可與使之取邑于他國故圍宋雍丘而宋救之反圍鄭師鄭師哭罕達往救大敗此又不曉事之言世無已國無邑而可漫取之他國者且許瑕何人家不藏甲豈有家之嬖臣能公然興師取人國邑此在情理所必無者且前七年經書宋皇瑗帥師侵鄭與此經前後相應則

必罕達因皇瑗侵鄭而伐宋雍丘以報之不虞為瑗所敗也傳于前皇瑗侵鄭則曰鄭叛晉也于此傳則曰許瑕求邑也皆造事非實録春秋定哀之間書宋鄭搆兵事甚悉必有一大事彼此牽搆一十餘年而傳皆不曉故自定十五年鄭罕達帥師伐宋哀七年宋皇瑗帥師侵鄭九年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是年秋宋公伐鄭十年宋人伐鄭十二年宋向巢帥師伐鄭諸傳皆前後周章無一是者善讀春秋者當

于此六經通讀之而合觀諸傳以考辨可也

夏楚人伐陳

楚昭王以救陳而死然死則不能救矣陳因就吳而楚遂伐之雖楚惠王不繼志顧晉伯餘習原是如此

秋宋公伐鄭（策書未詳）

傳于伐鄭本事全不曉乃又旁造一救鄭之事謂晉趙鞅欲救鄭卜龜不吉乃使陽虎筮之又不吉乃止按鄭之叛晉已久而于趙鞅則尤致深怨者前二年

鞅師師圍戚偪范氏在朝歌而鄭罕達與駟弘親師師輸粟以與鄭戰經書晉趙鞅師師及鄭罕達師師戰于鐵鄭師敗績嗣後未嘗有修好之舉也即或修好而經此搆戰或不坐視則已耳有何親愛而攖冠被髪以着以祭此皆策書無文而傳故造說以演其事者善讀者所當察也

冬十月

十年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前吳伐邾囚邾子今脱而來奔避吳也但吳以救邾伐我而今又使邾來奔邾以我執之故致我為吳所伐而今又奔我搆兵眩亂慢好瀆惡其尚有人理存其間乎此春秋之所以入戰國與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此吳令也吳欲會齊而齊辭之吳乃城邗溝通江及淮先名我徼師而我從之乃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

弑悼公以悅吳赴至吳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而還悼公不書弑以未詳弑者人也其書例與襄七年鄭伯髠頑卒于鄵同

夏宋人伐鄭（策書未詳）

晉趙鞅帥師侵齊

齊衛屢救范氏與趙鞅為難故乘喪以侵之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定十四年公孟彄以蒯瞶黨奔鄭又奔齊今自齊歸衛或曰齊納之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見夏楚伐陳傳

十有一年

春齊國書師師伐我

前年鄎之役齊以我從吳師故憾之至是特遣國書高无平師師伐我及清齊地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如何冉求謂以一子守而二子帥師可矣二子不可冉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謂魯公一子帥師季氏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季孫使冉有從于朝俟于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

于是孟孺子洩武伯帥右師冉求帥左師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能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次于雩門之外越五日而右師始至遂及齊師戰于郊時師未踰溝樊遲請左師仲約信三刻而踰之衆從之師入齊軍既而右師奔齊人追右師齊大夫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子即反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獨左師獲齊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

追之三季孫不許傳曰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經不書齊敗以右師奔也然不書我敗以左師實勝也其曰伐我者書例也不曰其鄙以戰于郊也胡氏謂不書四鄙但書伐我為魯罪夫戰于郊矣而猶鄙乎且魯凡被兵必書伐我春秋無兩書矣儻非伐我當是伐誰傳春秋至哀十一年而猶然夢夢不可解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轅公作袁

陳轅頗為司徒賦封内之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己

大器國人逐之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

師敗績獲齊國書（艾陵齊地）

報郊之戰公乃會吳子伐齊克博至于嬴吳子親將

中軍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齊國書將中

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戰于艾陵初吳展如

敗齊上軍齊國子亦敗吳上軍既而吳子出大敗齊

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當戰之時吳子呼武叔曰而事何也曰從司馬吳子賜之甲劒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武叔未能對衛賜進（賜子貢也衛人）曰州仇（武叔名）奉甲從君而拜至是公使太史固歸國子之元（以首還齊）寘之新篋薦之以玄纁加組帶焉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世叔齊即太叔疾也疾初娶宋朝女而嬖其娣及朝出奔（二年）孔文子（圉）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不忍其娣仍置之他室如二妻焉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疾出奔衛人立其弟遺且使室疾妻焉後以奔宋臣向魋魋出奔衛人并攻疾疾歸衛而死

十有二年

春用田賦

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不對退而私謂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禮則以丘亦足矣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乃卒用田賦用者以也用田賦者謂不以丘為賦而以田為賦也古者丘賦之法每家百畝收其田所出之財以為賦合一百二十八家得田一萬二千八百畝為一丘共賦馬一匹牛三頭謂之丘賦不謂之田賦以田税什一自有賦也今欲分丘賦與田賦為二于丘賦外又征馬一匹牛三

頭謂之田賦雖其賦均出自田中且亦均在此一丘之中然既立田賦名即非丘賦之舊法不以丘而以田矣公穀不知田賦為何賦妄云公田什一今田賦多取過于什一為非正夫公田多取此在宣公初稅畒時已適什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以什二之征在前時不在此時也且此是田税不是田賦故前漢志畿方千里有税有賦税以足食賦以足兵宣公初税畒此是加税哀公用田賦此是加賦何則以所加

者為馬一匹牛三頭也若賈逵謂田者井也以田為
賦欲令一井之閒出一丘之賦則一丘十六井將出
賦十六倍無是理矣且季孫云以田夫子云以丘並
無有云以井者使謂井即是田則丘何嘗不是田丘
不可名田則田必不可名井又斷可知也若胡氏謂
籍田以力賦里以入農商不同若但賦田而不賦里
是弛末削本失先王重農之意則籍田以力而砥其
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本國語夫子議田賦文

彼正謂田稅里賦力役軍旅均有限制不得增加今反云未可加而本不可加則意有畸重已非夫子立說之本意矣況周制九賦凡山澤關市斥幣力役皆在邦郊甸稍縣都諸賦之内春秋悉索敝賦正索此等豈有諸賦皆未加而獨加田賦者祇以諸賦無常如里賦一條必計其利之出入多寡而度其財業有無以為差等如所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時增時減不比田賦之可勒為定數故略而不書且亦見重

本折衷之意書所重不書所輕而胡氏全未之解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孟子者昭公之夫人也昭公娶于吳為同姓故諱其名不曰孟姬而曰孟子一似出之于宋者此是魯人常稱論語所云君娶于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是也但坊記云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則必夫人生時去姬稱吳一如論語所稱吳孟子者及其死而併去之以吳即姬姓稱姓不可稱國亦不

可也若不稱夫人併不稱薨者舊以為孟子之稱難于赴告因不赴告遂不稱夫人稱薨則小君祔塋雖外不赴告而本國禮文必不可闕乃經亦並不一及此必季氏重抑昭公使不得成小君之喪故魯史不書而夫子因之此正所以著季氏之惡非諱之也

據傳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杜氏謂孔子致仕但服舊君毋妻之喪故可與弔而季氏竟不服小君之服不着喪冠故夫子即去絰而拜亦不

用弔時弁絰之服葢從主節制也按繞爲初喪去冠之服及成服而再冠即不繞矣是不繞非不冠也亦惟不去初喪所服之冠故曰不繞今解繞作冠固已非是若弁絰而弔則以爵素爲弁澡麻爲絰功緦通用正舊君母妻之服雖不弔亦何必去絰且弔無拜法歴有明文況此時弔季氏上無殯宫即臣子亦並無拜禮惟受弔主人則不問所弔何人而來弔即拜此必季氏不肯服小君之喪故不繞亦不絰而頽然

下拜此正策文記季氏不臣之節與經文書卒不書葬正相表裏而杜氏誤解之也向疑故字是散字字形之訛禮凡初喪服絻必服環絰以環股之繩束之而其末不絞又謂之散絰或季氏不服絻而但服散絰亦未可知而既而思之祇從放字作去字解而不絻不絰尤為明快若謂季既不絻故子亦不絰則天下無執君親之喪而依違繞指以大禮當酬酢者曰從主節制此何節制也

公會吳于橐皋吳地

公會吳橐皋赴吳名也時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尋八年萊門之盟公不欲使子貢辭之經但書會不書盟以此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公作運

吳名會也吳人以衛侯來緩將執之景伯告子貢子貢請束錦以見宰嚭語及衛君宰嚭曰寡君以其來緩也懼之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于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夫勸其來者子黨也勸其

不來者子之讎也今一來而果執之則讎者之言驗矣

語曰善乃舍衛侯

宋向巢帥師伐鄭

宋鄭搆兵已久其彼此侵伐歷見經文必有以一事為終始者而策書不詳前既已屢辨之矣至是傳又云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凡六邑子產與宋為成曰勿有是（言俱棄之）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嵒戈錫以居之至是宋伐鄭

殺元公之孫遂圍莒鄭罕達救莒又圍宋師據此則宋鄭爭邑别是一事與前彼此侵伐傳皆不相合獨元平之族居鄭一節連及前事而又多可疑考之定十年宋公子地公子辰前後奔陳十一年自陳入蕭十四年又自蕭來奔此皆見經者若自蕭奔鄭則經與傳兩無明文且公子地辰皆景公之弟元公之子經累書宋公之弟其所云宋公者皆是景公以宋入春秋自定十年至十四年皆景公年也景為元公子

則其弟為元族與平族無涉且未有兄為元公子而弟為元公孫者今曰平元之族又曰元公之孫則非其人矣此其中又必有誤而影響以傅會者此皆所當闕也

冬十有二月螽

螽者蝗也蝗至冬而終故曰螽今周十二月為夏十月雖不能為災然冬尚有此則以異故書之杜氏推長歷謂是年應置閏或者十月是九月其候尚温故

未墊則是以常候繹春秋非記異意矣

十有三年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前冬鄭罕達救嵒已圍宋師至是向魋又帥師來鄭人狥曰得桓魋者有賞魋逃歸遂取宋師并取他邑去而前所爭之六邑又各棄勿有焉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

吳夫差興師北征穿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將會晉侯于黃池衛地我公與焉及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泰伯後也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諸侯長也爭先不決據傳則晉趙鞅呼司馬寅將以死戰遂先晉人據國語則吳人服兵擐甲建旌提鼓三軍皆譁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乃請吳稱吳伯不稱吳王為諸侯長遂先吳人其說不同然當從傳不從國語者以經先晉侯不令以吳為盟主則晉先可知

若謂經每書吳並不稱子至此獨稱子者亦以其自去僭號夫子嘉之如國語所云則夫子是經但據策書並不據國語國語稱公稱伯未嘗稱子且經書吳子不一蔡侯以吳子戰于柏舉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此與書楚子鄀子胡子沈子一例而舊以為從降稱謬矣時諸侯不至獨公與會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伯今諸侯相會而君帥寡

君以見晉君則晉成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于吳八百乘（七年傳魯賦于晉八百乘邾六百乘此是晉定貢賦之制）將半邾以屬于吳（三百乘）而如邾以事晉（六百乘）是執事以伯名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焉乃止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策書闕）

於越入吳

吳自定十四年檇李之敗闔廬為越所殺後吳子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時越子以甲楯五千敗保

會稽使大夫種行成于吳吳子許之伍員極諫不從既而吳伐齊員又諫乃殺員而沈之江方是時越子苦身焦思置膽于坐坐卧即仰膽至是伐吳先以疇無餘謳陽二大夫自南方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禦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時彌庸父先為越姑蔑人所獲因見其旗在姑蔑軍中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遂戰獲疇無餘謳陽既而越子至乃命范蠡舌庸截吳歸路敗太子友于姑熊夷吳地獲王孫彌庸及壽於

姚而自帥中軍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

吳人告敗于吳子吳子方會黃池恐其聞也而殺之

及歸乃使人以厚禮請成于越吳及越平越滅吳在傳之哀二

十二年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曼下公無多字　策書闕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盜殺陳夏區夫闕（棄書）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

狩者冬獵之名春而名狩以周之春即夏之冬也西魯西也麟獸名不恒見者書狩禮例書所獲則文例也據傳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車子官名

鉏商人名家語作車士子鉏商則于車下增士字而以子為姓非是以為不祥而賜之虞人仲尼曰麟也然後取之按麟為靈獸王者之瑞禮運聖王順德則麒麟鳳凰皆在郊棷孝經援神契德至八極則麒麟臻故公羊亦云麟者仁獸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此時周德既衰明王不作夫子以聖人秉時間出而不得在位則此王者之瑞將以誰應況麟之為物游必擇方翔必擇所今出而被獲則是聖人而厄于在下之明驗也此與論語鳳鳥不

至河不出圖之嘆正相表裏故夫子作春秋而終于獲麟之一時雖春秋紀年當有始終此不惟不終哀公之二十七年且不終哀公十四年之夏秋冬自傷道衰陡然絶筆理固有之若公羊謂西狩獲麟應夫子受命之符故夫子見麟而作春秋則劉向尹更始等皆以為瑞從不並徵吉凶不兩立既傷從見不得復慶為瑞至况終于獲麟亦僅見公羊之説而漢儒遵之若始于獲麟則雖漢儒亦不遵賈逵服虔等皆

以孔子自衛反魯始作春秋在哀十一年凡三年而文始成有獲麟之應雖其言亦皆臆見彼此無所憑然其不遵公羊說則顯然也若漢儒謂周在西故夫子欲興西周又謂立言之位在西方麟為西方獸屬金兑為金為言為口則幸而所狩之地偶在魯西耳萬一在魯東夫子將不作春秋乎至說公羊者云此是周亡之災漢興之瑞劉為金刀而漢中在西夫子豫知而傷之此真妖妄之言東漢符命家所為前儒

早闢之不足道也

若胡氏謂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簫韶作春秋作而鳳麟至事應雖殊其理一也又曰文成而麟至又曰魯史成經麟出于野則以獲麟為春秋既成之瑞應事或有之但其曰文成曰成經曰制作文成豈其作經至哀十三年盜殺陳夏區夫十有二月螽已告成書而麟忽來至然後綴西狩獲麟一句乎抑亦連西狩獲麟一句統謂之經乎夫必經成而麟至則西

狩獲麟一句不可謂之經也若必合獲麟為經則是麟至時經未成也從來儒者解經定有着落斷無言之似是而按之實非者旣已信之真言之鑿丈成成經再三伸說則必使後之人明知書成何時經成何所而乃為此鶻突之語且曰周南關雎王者之風麟趾為關雎之應騶虞為鵲巢之應取小序應字以証已瑞應之說一似關雎詩成麒麟來至者而朱元晦註麟趾竟曰王者之瑞有非人所得而致則全襲胡

氏說直以麟趾詩作獲麟解矣其可笑如此

春秋終于是年春亦公羊穀梁說謂孔子作春秋終于獲麟之一句而漢時公穀早出故遂遵其說以為夫子聖經實止于此若左氏春秋則止于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而其後策書未盡循年記事附載經後者尚餘十有一年安見獲麟一句即為絕筆之鐵案無如夫子自為書必不能自記其生卒之年故夫子之生見于公羊之傳文夫子之卒見于左氏

之經文其絶筆之年則姑從公穀為說自漢迄今未有改也若司馬遷云夫子厄陳蔡而作春秋則在哀六年與諸說又不同要之說經貴有據能據經據傳據策書然後據漢儒之說經者而以義而裁斷之庶乎是經不大謬耳

春秋毛氏傳卷三十六